

您当前所在位置: [首页](#) > [研究](#) > [理论研究](#)

## 让艺术本质的东西归位

2009-12-11 11:12:47 作者: 陈默 来源: 中国艺术批评家网专稿 人气指数: 67 字号: 【大 中 小】

**注明: 未经本站允许, 请勿转载!**

摘要: 我们若要研究一个艺术家, 关注的首要的是他的作品的艺术含量, 而不仅仅是“身份”。假若你空有一个好的“身份”, 却没有作品支撑, 又有何用? 放眼看本土艺术的过去时, 有太多的靠“身份”和体制福利钻营苟活的所谓“画家”和“雕塑家”, 他们更多地显示其“工具”意义, 没有给艺术史增添什么亮色。而事实上, 一个艺术家, 他的身份越是模糊, 越不像一个什么“家”的时候, 他的可能性也许就越多。这个问题, 两天后我将在深圳主持的一个雕塑展上再次涉及到。我在给这个展览写的前言里, 涉及到了相关话题, 并有针对性回应。它的起因是中国雕塑家学会前不久在京的一个学术研讨会, 相关内容我在网上刘礼宾的博客里阅读到了。他的博文里透露了与会的部分艺术家和学者, 对“雕塑家”身份的忧虑。我的答案是, 这个“忧虑”是病态的可笑的。

### 在展望艺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我接着孙振华先生刚才的发言里涉及到的问题来谈。他用一些例证, 说明展望的艺术方式实际已远超出了传统的“雕塑”概念, 出现了一些令人始料未及的变化和可能。对此我深表赞同。我这里想谈的也是他在“假山石”系列作品以外的实验活动, 这些作品显示了艺术家非同寻常的智慧。

2007年6月23日和8月11日, 展望应原弓先生之邀, 两次上高原, 参加在西藏的“透明之局”系列现场艺术活动。他先后分别在拉萨的大昭寺和布达拉宫, 进行了他的意味深长的堪称“出格”的系列实验。我有幸在现场, 并做了详细记录。作为信徒们的礼佛圣地大昭寺, 一向以庄严肃穆而著称。就是在如此的气场里, 展望顺其自然地“介入”其中, 背着他事先精心选定的不锈钢“假山石”来到寺庙的重地, 请主持活佛开光题字(当然是有偿的)。然后, 他抱着那块已被附加了神圣内容的“圣石”, 在活佛的陪同下, 绕着大昭寺转一圈, 接受众信徒的礼拜。很显然, 这个“作品”亦或说是“事件”, 是作者在跨文化的广大社会空间, 对各种文化资源研究与整合的结果, 绝非偶然所得。这个作品已经远远超出我们传统意义上说的“雕塑”概念, 它具有现场、行为、叙事、事件、荒诞等多重特征。如果说展望过去做的“假山石”系列作品, 从某种意义上讲已经是一种“传统”的话, 那么这件“作品”的确很“出格”, 它已经在社会性、文化性、宗教性层面陡增了附加值, 成为一件不可能重复的有着综合内容和意义的当代“作品”。然而, 作者请活佛为其作品开光, 获得实际由人导演的可能来自“神”的暗示的所谓新的“生命”, 是不是真的能随便使灵魂附体? 是不是真的能负载许多社会神职功能? 是一个大家意识到的却不愿深究的问题。而艺术家在这里要做的, 只不过是将对“开光”和开光所赋予的虚拟的生命指代意义的借用中, 实现其作品的综合附加值的扩张。说实话, 由于那里特殊的综合原因, 这件作品回头看能做成很不寻常。好在去年那里的局势比较正常, 作品得以顺利实施。若放在多事的今年, 断然不成。

展望的另外一件十分“出格”的“作品”, 是他将一块有特殊意义的不锈钢“石头”, 放进了布达拉宫里十四世达赖住所里的会见客人的案头上, 与那里已的有一些中式花瓶古玩等贵重礼品一道并列做摆设。之所以说石头有“特殊”意义, 原因是他将从西藏念青唐古拉山脉海拔5191米的那根拉山口“随意”捡到的一块石头带回北京, 制作成的不锈钢“石头”再“归还”原地。这一切, 远远超出了传统文化对所谓“美术作品”的基本定义和方式范畴。这里面除了艺术意义外, 当然地包含了宗教、政治、社会、人文、民俗等复合性内容。如是, 这块已绝不平常并不可复制的“石头”, 跨越了原负载的汉文化的象征意义, 藏文化的神秘意义, 跨文化的神圣意义, 成为一例无以评估价值的以综合现场事件为特征的当代艺术作品。这样的“作品”, 与我们昨天在中国美术馆展望的个展上看到的作品之间, 由于在实施方式、现场时空、创意计划的悬殊差异, 基本没有可比性。在美术馆里, 我们看到的是“石头”作品和观众之间的一种较为常见的对话交流, 用传统理念看是一种“正常”关系。而展望去年在拉萨的作品, 显然大大超出了我们的传统想象。这已经不是一种“展示”问题, 而是作品方式的综合扩散可能的大胆实验。老实说, 用我们今天的讨论主题“介入”来针对上述问题, 似有力不从心之虞。到底该用一个什么恰当的词汇做主题, 才能有效地展开讨论相关问题, 留给主持人慢慢研究。

由展望的作品引发的讨论, 让我联想到“雕塑界”其他艺术家的作品和由此产生的种种问题。正如刚才孙振华说到的, 我们现在有些雕塑艺术家和批评家在担忧“雕塑”的“身份”褪色。按照旧有的体制逻辑推论, “身份”意味着福利级别的不同, 意味着由“级别”带来的各种好处的不同。你到底是什么身份? 你要什么身份? 美协? 画家? 国画家? 雕塑家? 这些在本土意识形态体制内生长出来的怪胎, 近些年虽不断在褪色, 但长期形成的不良文化

### 最新推荐

- 中国当代艺术的语境
- 水墨与图像
- 线——中国抽象的基本语言
- 关于中国当代抽象的若干问题
- 改革开放三十年艺术批评与艺术史写作略谈(提纲)
- 陆俨少的绘画
- 对当代艺术生产机制的思考
- 消费时代的“物”与“人”
- 三十年美术理论中的传统与现代之辩
- 意象·写意·雕塑
- 可喜的历史进步
- 建国后的画坛体制及其对中国画的影响
- 现代性的起源、性质及其混杂性
- 八十年代的意派
- 三位一体: 从中国现代性的历史看“意派”
- 视觉政治学: 另一个王广义
- 赵力: 当代水墨是一种方式
- 论史前及原始造型艺术的审美发生
- 有想法, 没办法
- 我希望对神性缺失的中国土地进行精神的提升



惯性，仍在影响着当代艺术的健康发展。所谓艺术家，你用什么材料方式做作品，有着太多的选择余地，为什么一经选择就终生不变？终生定位？那些“雕塑家”在乎或担心自己的身份移位模糊，会影响其既有的体制福利的得失，心态和意识的转变是首要的，认识多元的文化现实是重要的，白日梦也该醒了。

昨天在展望个展的开幕现场，和一位老外媒体记者探讨了展览主题，他问我是否喜欢这个“园林乌托邦”主题，我回答不太喜欢。原因是这个展览主题对展望的艺术和他的综合素养及能力，概括性明显不足。对展望我不敢说完全了解，但了解比较多是事实。从20多年前在中央美院时的同学（他在雕塑系我在美术史系），到后来在各自的领域里发展，虽不在一地，但他的艺术进程我都在关注。刚才孙振华提到了展望在读书方面的优势，这一点我完全可以证明。在学校那会儿我就注意到，美术史系学生的书比他少得多。我们的书架上一般放些专业书，而在他那儿，书架上的书比我们多几倍，很惭愧。他的书读得非常宽和杂，我记得诸如宗教、科学、航天、文学、音乐、戏剧、电影、摄影、历史、气象、奥秘、体育、钣金、冶炼、文物、玉器、农业、医学、军事等等五花八门的书都会出现在他的书架上，甚至还有《妇科学》。我记得当时由于好奇曾问过他，你要这个书干什么？他回答得很干脆：研究人。后来才明白，在书籍资料稀缺的当时，这种对他学科借用型的研究，对作品的深化和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是渐进的。现在回头看来，他在当时做学生时期就有意识地拓宽自己的知识视野，并且走在很多同学的前面，显示着突出的才智。在他们雕塑系，没有他这么“枪法混乱”的，也没有他这样的最不像“雕塑系”的雕塑系的学生。因此，他与当时几届毕业生逐步拉开了距离，就不再奇怪了。从艺术史上看，优秀的艺术家往往是个杂学和饱学者。知识面越开，艺术可能性就越多。今天既然在讨论展望的艺术，就不可能不去刨他的“根”，研究一下上下文关系。而这种研究，是要追究他的学理脉象，并不仅是为了给他树碑立传，说些没用的好话。

综合这些情况可以看出，我们若要研究一个艺术家，关注的首要的是他的作品艺术含量，而不仅仅是“身份”。假若你空有一个好的“身份”，却没有作品支撑，又有何用？放眼看本土艺术的过去时，有太多的靠“身份”和体制福利钻营苟活的所谓“画家”和“雕塑家”，他们更多地显示其“工具”意义，没有给艺术史增添什么亮色。而事实上，一个艺术家，他的身份越是模糊，越不像一个什么“家”的时候，他的可能性也许就越多。这个问题，两天后我将在深圳主持的一个雕塑展上再次涉及到。我在给这个展览写的前言里，涉及到了相关话题，并有针对性回应。它的起因是中国雕塑家学会前不久在京的一个学术研讨会，相关内容我在网上刘礼宾的博客里阅读到了。他的博文里透露了与会的部分艺术家和学者，对“雕塑家”身份的忧虑。我的答案是，这个“忧虑”是病态的可笑的。时代在进步发展，今天还在给“雕塑家”找“身份”，有点像给姨太太定座次，迂腐而滑稽。为什么一定要给“它”定身份？“艺术家”是个多么好的包容词，它概括了多种艺术方式，也给从业者留下了无尽的生长空间。所谓“雕塑家”，仅限于用“雕塑”方式做了一些作品，他本也可以用影像、水墨、油画、设计、行为等方式丰富自己的意向表达。而方式既定，便从一而终，于艺术生长不利。给“什么家”定位，僵化“专业”分工，同被“定义”半个多世纪的“美术”概念一样，不具有文化的先进性，更不具有国际交流性。它是本土艺术形态的一种不甚健康的“特色”，也是在特殊的政治体制上衍生的时代荒诞的产物。若将这个问题泛化，那么其他的“分工”诸如“油画”“水粉”“水彩”“版画”“设计”等等，不过是材料工具的区分，凭什么都被僵化为一个个傲气十足的“工种”？不仅画地为牢，还要占山为王？而且“拆分”的越来越细，“山水”“花鸟”“人物”“走兽”“写意”等已不可谓不细，还要细分到“虾王”“驴贩”“虎神”“猫匠”“渔夫”等等以“擅长”而划分的“工种”。有时候叫人挺纳闷的，我们究竟是在游刃有余无边无界的艺术领域，还是在谨严刻板规章制度的精密仪器工厂？

就如同“美术学院”这样的词，连“美术”都经不起推敲，你“学院”以什么为“根”呢？我们一方面希望让被扭曲的东西回归一种正常的学理层面，一方面又不得不顾及“约定俗成”的事实。你比如“雕塑”，它的形成有着太多的非艺术因素，不叫这个名字叫啥？怎么做展览？怎么招生？怎么进行相关教育？如果仅仅考虑“招生”似乎问题不大，但招生的背后却是你绕不开的教育问题（这里暂不谈路人皆知招人痛贬的“扩招”问题，它让多少无辜者损失钱财青春却没有所得）。此前有批评家也谈到了艺术教育的问题，那里的问题可能远比我们今天涉及的问题严重而复杂得多。今天的艺术教育，说实话仍是老生常谈，仍然没有摆脱前苏联的那些早已过时的“宝贝”。大部分教学，仍抱着半个世纪前的老皇历，按部就班亦步亦趋。有的老师的教学，虽说在某些局部做了一些改革实验，有了一些无关痛痒的小变化，但是没有伤筋动骨，更没有翻天覆地。艺术教育教技术是需要的，但教思想却是至关重要的。思想和观念为先、给学生更多可能的问题，本是国际上通行的一般教学理念，为什么在本土的实现那么难呢？如果把责任都推给当年“引进”的前辈们，有失公允。前辈们早已不在“位”，而“在位”的恰恰是那些也曾大肆鼓噪教育改革的“后辈”们。种种迹象表明，“后辈”们的思想僵化比起前辈有过之而无不及。面对种种困境，咱们的艺术院校究竟应该怎么做？还能做什么？

刚才其他与会者也谈到，展望的艺术，可能是对传统学院教育体制的一种“介入”，或者说“干扰”。我则认为，他的“前期”教育是学院加自我的产物，而“后期”则完全是他自身修炼的结果。换句话说，学院教育根本不可能“教”出个今天的展望。试问，他的“中山装”系列，和“学院教育”有什么关系？他的“假山石”系列，怎么和学院迂腐的教育体制扯得上瓜葛？他从央美毕业的20多年里，坎坷艰辛，走着一条在学院里根本就“教”不会找不到的“路”。正是到了学院的高“墙”之外，他才真正获得了成长与发展的自由。如是，你今天问他毕业于哪所院校？应该没有答案的。可能更多的人只知道他是一个出色的艺术家，在北京这边发展，没兴趣关心他是哪所学院毕业的。什么时候，我们才能改掉只问出身不问作为的坏习惯？让艺术本质的东西归位，我们还差得很远。一直以来，强调学院的“形象”，成为很多人的一个情结。学院形象的塑造，应立足于艺术多元，面向当代，培养出更多出众的人才，而不是在那里堆年轮、排资历、话当年。早在20多年前，就有很多文化义士呼吁“拆除”学院高“墙”，在教育模式和创造可能性上，给学生带来更多的丰富和多彩。而今天的事实却是，院墙似乎越来越“高”，越来越“坚”。我们现在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尴尬的事实：一面是当代艺术的快速推进，一面是我们的教育步履蹒跚；一面是艺术资源的不断丰富，一面是艺术教育的贫乏单调。如果我们今天通过展望艺术的讨论，能对

>> 相关文章

- 展览策划与个案
- 关于“黑板”的多重可能
- 粉红色的记忆
- 历史与艺术：我们以什么理由来抵抗遗忘？
- 拯救与复活
- 什么是我们的“国家遗产”？
- 许江的断裂
- 从美术赤帜到艺术品牌
- 行走江湖 结缘宋庄
- 漂流的乌托邦
- 关于策展和策展针对性与有效性的思考
- 让艺术本质的东西归位
- 什么是我们的“国家遗产”？
- 性别喻意的空间

更多>>

最新新闻

- 陆俨少的绘画
- 古今之辩：2000年以来中国思想界的现代性之争
- 警惕：无边的现代性
- 论水墨艺术领域内的社会学转型
- 超民族主义：中国当代艺术新思潮
- 从图像和作品到影像和文本
- 弗莱之后的塞尚研究管窥（下）

最新评论

暂时没有评论！

评论区域

用户名:  密码:  验证码:  232637  匿名发表评论

【温馨提示】

请您在留言评论时：尊重网上道德，遵守《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他各项有关法律法规；尊重网上道德，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项有关法律法规；承担一切因您的行为而直接或间接导致的民事或刑事责任；艺术批评家网站留言板管理人员有权保留或删除其管辖留言中的任意内容；您在艺术批评家网站留言板发表的内容，艺术批评家网有权在网站内转载或引用；参与本留言即表明您已经阅读并接受上述条款；不良留言举报电话：010-11000000

